

# 十二月：风动帘旌雪花舞

□ 徐新

时光静远流淌，季节悄然更替，在一股股寒流的劲催下，日渐萧瑟的大地开始了冬的料峭，时间的车轮滑向了今年的末端。十二月，已悄然站在了冬日显枯寂的枝头。

十二月，古时称之为仲冬时节，指的是冬季的第二个月，包含大雪、冬至两个节气，对应农历十一月。宋代的叶梦得《怀西山》云：“仲冬景气肃，碧草犹萋萋。”仲冬时节的景象变得萧条了，但是碧草依然茂盛。而施耐庵的《水浒传》中有这样一段描述：“此时是仲冬将近，叶落草枯，星光下看得出路径。”描写了仲冬即将到来时的场景。因为祖国幅员辽阔，南北方的仲冬景象差别大，所以两者的描述也各有不同。

十二月，是一个安静、通透的月份。随着大风降温接踵而至，自然界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。广袤的田野，执着地袒露着它的真诚，每一寸泥土都展示着它的原始美。似乎，田间阡陌只是一道道深浅不一的灰色划痕。在北方，大地白雪皑皑，绿树披银饰玉，连绵不绝的远山早已银装素裹，严阵以待，迎接严寒的一轮接一轮的侵袭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生动画面屡见不鲜，那些光秃秃的白杨树，早成了玉树琼枝了。田野、村庄和城市都沉静了下来，连喧嚣的河流也在大雪冰封下选择了沉

默。而在南方，秋收后没过多久，田野里的麦苗们就我行我素地生长着，北风吹过，它们轻摇细腰，窸窣窸窣地低吟浅唱；油菜也在肥料的滋润下，不惧寒风，茁壮生长；埋藏在泥土中的种子在寂静中等待着，酝酿着如何才能茁壮生长、走过沧桑。市区道路两侧依然给人以草木葱茏的感觉，虽然梧桐树、银杏树等都掉光了叶子，可几乎所有的树都挺拔依旧。而四季常绿的松柏等，更是傲然地挺胸昂首，准备着直面尚未到来的严寒。当太阳的笑颜绽放在冬日的天空时，轻覆在花木枝叶和青草上的薄霜，早就没了印迹。

十二月是萧瑟和寒冷的时节，但苍茫萧条的景象触发了历代诗人们的创作灵感，他们抒发着各自不同的情感、描绘着一幅幅生动形象的仲冬时令图。唐人吕渭的《状江南·仲冬》曰：“江南仲冬天，紫蔗节如鞭。海将盐作雪，出用火耕田。”生动地描写了江南十二月时的场景，一节一节像鞭一样的紫甘蔗已成熟，海边在晒盐，农民正在放火烧山，开发丘陵。明朝的范涪曾看到一个有趣现象：仲冬时节，两岸桃花和李花竟然争相开放，路人以为到了二三月，当即赋诗《仲冬》，“仲冬之交气不齐，桃花李花开满溪。行人认是二三月，只少黄鹂枝上啼”。南宋诗人杜耒的《寒夜》云：“寒夜客来茶当酒，竹炉汤沸火初

红。寻常一样窗前月，才有梅花便不同。”表现了诗人有客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的喜悦心情。而大诗人白居易在冬夜邀故人一起饮酒御寒，赋诗《问刘十九》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风雪、故人、火炉、好酒，组成了冬夜里最美好的意象，此时若和朋友一起围炉煮酒，确为人间美事。

十二月，是一年时光轮回圈中的最后一个齿轮。作家三毛说：“岁月极美，在于它必然的流逝，春花、秋月、夏日、冬雪。”跨进十二月，一年就这样悄然无息地从我们身边溜走。但万物都有规律，它们又将开始一个新的循环。跨进十二月，意味着一年的耕耘已到了最后的收获时节，意味着我们的人生又将踏上新的征途。跨进十二月，在总结一年的基础上，又开始憧憬明年、憧憬未来，为明年布局谋篇。面对未来，面对挑战，如今的我们确是要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，不停下追逐梦想的脚步。

“努力尽今夕，少年犹可夸。”白驹过隙，星移斗转。钟声循着新年的脚步愈来愈近，我们唯有忘掉过去那失败的沮丧，不再沉醉于曾经的辉煌，重新拾起好心情与行囊，用执着和信念去灌溉新年的希望。

## 雪天煮荸荠

□ 刘峰

羹。然而，令我至今最念念不忘的，是水煮荸荠！

尤其是大雪之夜。落雪村庄静，万籁无声，人们早早睡了。没有了夜行人，狗也不吠了。那种静，静在咫尺，静在无边。我美滋滋而读，母亲陪在一旁做针线活，恍惚之中，感觉整个村庄乃至整个世界，只剩下我俩。

为了驱走寂寞、营造暖意，母亲会提前生好小火炉，将水灵灵的荸荠洗净，削皮，装入陶罐，顺手丢入几小块甘蔗或几块梨肉，添上清水，坐上火炉，改为小火慢慢煮。当时间一长，厨房里，传来了“咕嘟咕嘟”的声音，袅袅水烟里，弥漫着水煮荸荠特有的甜香。

此刻，炉火如霞，照小屋几尺见方，热量沁入人的毛孔，渗入人的骨髓，让人不觉微微出汗，若微醺之状。

知子莫如母。见我口干舌燥，母亲不动声色地舀起一碗，待稍凉后，端至我面前。在她怜爱的目视下，我轻轻拿起汤匙，捞起一粒白糯糯的荸荠，宛如拾起了一块泛着蜜黄色泽的洁白的小月亮，置于齿间，轻轻一咬，绵里带糯，甜里含香，味比秋梨，简直好吃得不得了，食之难忘。

更叫绝的，所煮汁水，汤汁透亮，香甜清爽，可充

茶饮。嚼上一口，颊齿留香，愈品愈甜，愈品越香，令人欲罢不能。唐代诗人卢仝在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中写道：“一碗喉吻润，二碗破孤闷。三碗搜枯肠，惟有文字五千卷。四碗发轻汗，平生不平事，尽向毛孔散。五碗肌骨清，六碗通仙灵。七碗吃不得也，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。”虽然，对于此汤，我没有像古人那样牛饮，但仍是一碗下来，又接一碗。越饮，心里越通透，越爽快。

荸荠，其实还是一味中药，《食疗本草》云：“荸荠，下丹石，消风毒，除胸中实热气。可作粉食。明目，止渴，消疔黄。”可谓药食同源，自古以来就深受人们的喜爱。

明代文学家归有光在《寒花葬志》中写道：“婢初媵时，年十岁，垂双鬟，曳深绿布裳。一日，天寒，煮荸荠熟，婢削之盈瓯；余自外，取食之；婢持去，不与。魏孺人笑之……”寥寥几笔，将一位美少女煮荸荠的调皮形象，跃然纸上，让人心生美好。

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眼下，天将飘雪，与古人不同的是，我期待回到故乡时，能与母亲再煮一罐荸荠，美美品个够，共享温暖时光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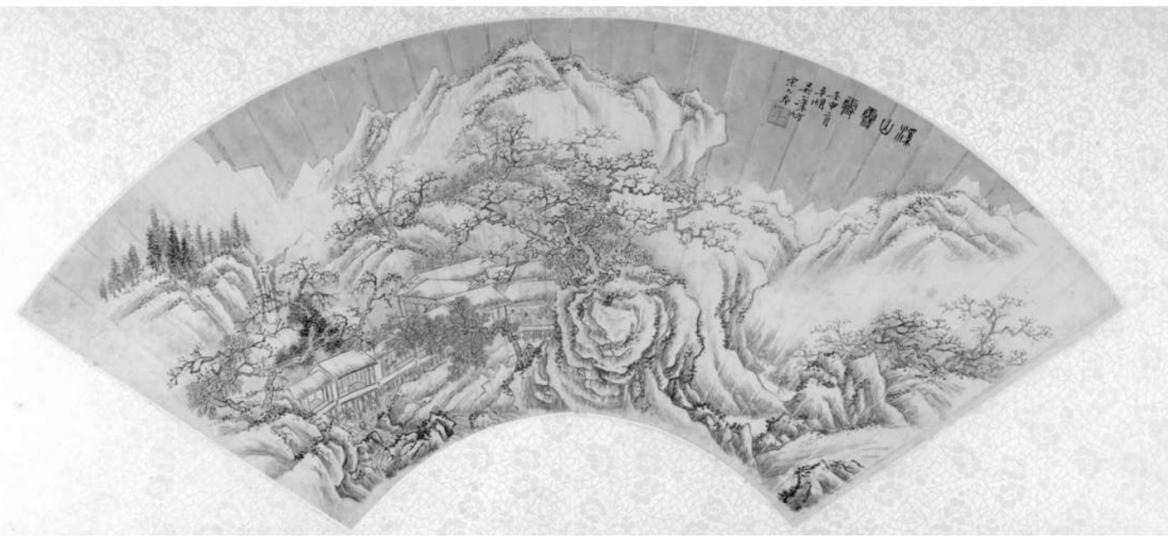
晚来将欲雪，透过无边的寒夜，我仿佛又看见旧年的那一间木屋。红泥小火炉边，母亲正煮着荸荠，香暖的空气里，弥漫着爱的味道。

荸荠，是江南水乡一大特产。故乡是湖乡，所产此物，又大又甜，十分好看。一代文学大师汪曾祺在他的最出名的小说《受戒》里，写到“崂荸荠”：“荸荠藏在烂泥里。赤了脚，在凉浸浸滑溜溜的泥里踩着，——哎，一个硬疙瘩！伸手下去，一个红紫红紫的荸荠。”光看，就甜润到了心田。

在乡间，荸荠随吃随挖。遇天寒，母亲会带我来到自家田里，“喇”地薅去一丛枯黄的荸荠叶子，一锹下去，翻至一边，我兴奋地拎起来，一抖，泥土簌簌而落，——嘿，一串荸荠就到手了。这东西，像马蹄，似珠宝，捏在手心，沉甸甸，圆润润，丰收的喜悦霎时跃上心头。

经不住诱惑，拈一个最大的，掐掉“小尖瓣”，用袖子蹭蹭，“咔嚓——”脆脆地咬下去，同时将另一半塞入母亲嘴里。只感觉一缕甜汁，混合着田野的清香，渗在舌尖，顺喉而下，那一种冰爽的美妙滋味，让我与母亲开心不已。

荸荠除了生吃，还可煮食、腌渍、热炒、油炸、做



溪山雪霁折扇页 吴一峰 作

## 外公的二胡

□ 袁瑾

儿时的记忆里，外公有一把二胡，很普通的一把二胡。外公不抽烟不喝酒甚至不喝茶，也不打麻将不打牌，倒是我外婆又抽烟又喝茶。所以如今回忆起来，对没有什么嗜好的外公来说，二胡或许是外公最长久的陪伴，虽然外公晚年也爱好集邮，但是一定不如那把二胡懂得外公……一个人能够爱上一样乐器，如同拥有一位亲密爱人和知音。记得有位爱吉他的朋友对我说，他飙吉他的时候，常常有琴身合一、如痴如醉的感觉。可惜我一件乐器都不会。

从记事起，外公家就在乍浦镇东八字桥乡下，住一楼一底的房子，后来才知道这一楼一底是土改时分到的地主家的房子，那是乡下极少见的坐西向东的一幢房子，我们住的是北侧的一楼一底。外公一家是这村里的外来户，只因解放前夕外公经常挑一个货郎担在此做杂货小买卖，待人和气，人缘极好，他又识字，乡下人都尊称顾先生，恰逢土改便在此分得地主家房子，安家落户，于是外公家的成分定了雇农，因为我们连贫农都不是。

从此开始，外公在人民公社食堂做过厨师，在生产队做过会计，还在公社的砖窑厂工作过，那时自家也能种一点自留地。我小时候是外婆带大的，所以一直在乡下，上学后暑假也会去外婆家。时常看到外公在晚上或早上很早醒来时就拉二胡。每当我外婆嫌烦的时候，外公就会用半截铅笔当琴码搁在琴筒上，这样二胡就像被掐着喉咙只能发出很轻很弱的声音，伴着豆大的煤油灯火在黑夜中闪烁着轻诉着。

夏天的时候，外公经常在黎明就醒来，他会拿着

二胡去我家北边的一个水车棚里拉琴，曾经把天亮前赶路的人吓着了，不敢前行，听那水车棚里有琴声，以为是闹鬼。后来说了，才知道是外公在那里拉琴。

而在土改时落户乡下之前，外公一家住在乍浦镇上。当时外婆家在镇上有蛮大的房子，四间门面的二层楼房，带大花园，通往花园的门是圆拱形的。外婆家是乍浦镇的邹姓家族，外婆的父亲是商人，当外婆家回到镇上老宅居住时，外公外婆已经在外漂泊多年了。外公曾经是上海梅花歌舞团的职员，随着剧团巡演到港澳和东南亚很多国家，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，剧团在海外解散，外公一家一度留在越南做生意，因外婆思乡，举家回到上海，又因战乱和生活所迫，外婆希望回到乍浦老家，才回到了镇上的老宅。那时外婆的弟弟在武汉，妹妹在大连，族人也多离开小镇，镇上已无人亲戚。

这些经历都是我后来才听长辈们说起的，难怪我外公外婆即使在乡下也一直穿着整齐得体。难怪外婆的皮箱里存着好多外公外婆和妈妈的照片，外公西装革履，外婆旗袍洋装。外公外婆的结婚照好美，而我母亲幼时穿着真丝乔其纱，带着丝瓜边的裙子，像个漂亮小公主。记得在“文革”开始时，那些原本珍藏的外公外婆的照片，被我大舅舅烧掉了，生怕被人看见这些在上海在国外的留影。我们本来就是外来户，万一些人看到这些照片，百口莫辩……

我想外公一定很心痛那些照片，因为他是一个爱拍照爱合影爱留念的人，照片后都写着何时何地及与何人合影的文字。外婆说我妈妈小时候放大的公主

照都印了几十张，被外公送人，或写信寄给亲友。

或许外公不再心痛了，因为经历了数十年的漂泊与乡下生活，早已被生活磨砺得随遇而安，进退自如了。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我小时候就被外公教育，什么忍一分天高地厚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

也或许外公终究是心痛的，只是他不说而已。他有着那把老旧的破二胡，如同老友一般，相知相守，形影不离。不需要语言，不需要被人理解，不需要有人评价好听或者难听。只要外公与二胡的倾诉，彼此懂得就足够了。

外公拉着那时流行的“东方红”、“浏阳河”、“社会主义好”、“大海航行靠舵手”等曲调，偶尔也拉“二泉映月”、“病中吟”、“光明行”、“四季歌”及“紫竹调”、“梅娘曲”、“渔光曲”等，岁月在琴声里流淌而过，时而低沉，时而呜咽，偶尔也明亮欢快……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外公住我家，当然还带着不离不弃的二胡。每当少年的我诉说抱怨人生的烦恼时，外公就劝说，人生就是苦的，好比黄连树下弹琴，要学会苦中作乐。

直到晚年，外公依旧会拉着他的二胡，琴是换过新的，依旧是一把普通的二胡，也舍不得买一把高级的。拉了一辈子二胡，外公也没有练成二胡演奏家，其中滋味只有外公与琴两相知。

与外公同住时，我也时常摸摸外公的二胡，锯木头似的终不成调，没有学会。我懂得太晚了，所以也没有相知相伴的一件乐器，否则人生就会多一个不离不弃的知音。

## 忆寻报刊亭

□ 夏学军

你的城市还有报刊亭吗？你有多久没光顾了？

那天我急需一份本地晚报，走遍大街小巷却不见报刊亭。这时我才忽然意识到，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在报刊亭买过书报杂志了。它是什么时候消失的？我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多少年了，人们早已习惯了默默存在的报刊亭，甚至习惯了忽视它的地步；可当需要时才发现，它的消失如此令人措手不及。

在互联网时代尚未来临时，报刊亭覆盖面很广，几乎城里的每个路口都有一家。这些报刊亭时常更新售卖品类，间接地传播着各种新式文化浪潮。

那时我刚刚参加工作，有了一点可以自由支配的钱。这些钱大部分都被我花在购买书和杂志上了，当时最常去的地方除了书店就是报刊亭。特别是报刊亭，我每个月都要光顾几次，围着亭子四周搜寻一遍“宝藏”，陶醉于油墨清香中。我常光顾的那个不起眼的四四方方的绿色小亭子，藏着我的青春，以及那丰富美好的纯朴岁月。《人物传记》《美化生活》《健与美》《演讲与口才》是我颇为爱看的杂志，还有那助我提高文学修养的《散文》《人民文学》，让想象力飞驰的《飞碟探索》《科学画报》……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多姿多彩的精神世界。

那时，我把自己所关注的期刊的出刊日记得清清楚楚。大部分杂志都在月初的几天出刊，而我恰巧在月末发工资。因此，到了杂志出刊日，钱包有点鼓的我就像“富翁”一样，飞奔到常去的报刊亭。因为经常光顾同一家报刊亭，老板对我非常熟悉了，常常是我一去，话不用多说，他就把最新的期刊拿给我。我至今仍忘不了老板那质朴慈祥的笑脸。历经一个月的漫长等待，拿到杂志的那一刻，喜悦和满足充盈心房，那种幸福感不可名状，使我迫不及待地想要一睹为快。

从昔日在墨香中翻阅纸张，到如今滑动手机屏幕，迅速便捷地获取大量信息；从每天或每月固定在报刊亭里买一份报纸或杂志，挑个时间集中阅读，到如今文章数字化，可以随时随地阅读……时代浪潮奔涌向前，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渠道发生变化，这是难以避免的事实。阅读的形式变了，但阅读并没有消失，只是人们逐渐习惯数字化阅读后，就再也拿不起一份报纸去读了。报刊亭的消失或数量大幅减少便成了一种必然，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一些东西。

另一方面来说，报刊亭实际上是随着人们被日渐消磨的耐心一起逐步消失的。人们慢品生活美妙的能力不见了，一切仿佛进入了快车道，快餐化阅读、短视频等席卷生活，一些人甚至没有耐心完整看完一部电影，快进、倍速成了常规操作。如今，我偶尔看见一些老人家戴着老花镜在认真地读报，竟然产生一种恍如隔世之感。

纵然有再多的伤感与遗憾，终究到了我对报刊亭说再见的这一天。但它永远不会在我心里消失，它承载了我太多美好的回忆。每次我陷入这些回忆当中，品味到的都是浓浓的眷恋与温馨。

迄今为止我最最后一次去报刊亭买书报杂志是什么时候？买的是是什么？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

## 像水一样蓄势

□ 程应峰

一个善良正直的人，在世俗面前，内心难免受到煎熬。但做人，一定要善良正直。只是，仅有善良正直，是难以取得成功的。成功的人，首要的一点，就是得到他人的认同和肯定；其次是要有威严，让那些不懂得尊重的人学会尊重。这就需要一个人为人处世时得讲策略、讲方法，说白一点就是要用智谋。倘说用手段，其实也并不全是贬义，当然不是不择手段，而是以婉约的方式，去实施一个良性的可以成全自己又能芳泽他人的目标。

善于应变就是手段的体现。一个善于应变的成功者，恰是“见人说话，见鬼说鬼话”的高手。若是对鬼说话，就成了可欺之人；若是对人说鬼话，就会受到他人的鄙薄。是人，也需要懂得鬼话。不懂鬼话，被鬼害了都不知道。因此，要驾驭鬼就要懂鬼话，而且还要对鬼说鬼话。对人则一定要说人话，唯有如此，才会获得他人的认可和尊重。

生命，像水一样流过。水是柔弱的，但它强势起来，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。它遇山开山，遇土破土，一路上冲出瀑布、小溪、大河。治水，要按水的性情予以疏通；治人，要按人的本性加以引导。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，也意味着舟船本身必须尊重水性，顺从自然造化之功。如果大江大河因过度污染，过度人为破坏，变成污水，死水，那不仅是水的悲剧，也将是舟的悲哀。

人生之水，一路流淌，有一些时段是不可避免地要混浊的。一不经心，你就可能置身其中，如果是这样，你必须做到“同流”而不合污。不合污是由一个人内在的正直和善良决定的。但不“同流”，往往无法实施一个人心中的抱负。“同流”，是隐忍的方式，也是蓄积自身实力的方式；“同流”，是寻求解决污浊问题的一种办法。为让浊水变清水的“同流”，可以让一个正直善良的人，拥有更实在的清污能力。

因此，要想有所作为，就得记住水的法则：水很温柔，悄然浸润，能让高山让路；水很刚劲，再坚硬的阻隔也会为它洞穿；水懂得迂回，遇到崖壁它会绕过去，就算千弯万曲，也能抵达万流归宗之地；水识时势，遇到堤坝，它会止步。止步不是不前，而是蓄势。当蓄势蓄到一定的高度，它会势不可挡地倾泻下去。堤坝越高，势头越高，水积蓄的力量也就越强劲。

一个人，像水一样蓄势的同时，能够葆有清亮的本色，会思考的本分，而且始终与人为善，那定然既是其个人的能耐甚至卓越，也是世间幸事，是值得褒扬与称道的。